

全本
新注
聊齋誌異

〔上〕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

全本
新注 聊齋誌異

【上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/ (清) 蒲松龄 著; 朱其铠 主编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(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)
ISBN 978 - 7 - 02 - 005199 - 1

I. 全… II. ①蒲…②朱… III. 笔记小说 - 中国 -
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3355 号

责任编辑: 徐文凯

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印制: 董文权
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

Quan Ben Xin Zhu Liao Zhai Zhi Yi

蒲松龄 著 朱其铠 主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03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5.625 插页 6

198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199 - 1

定价 89.00 元

(共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前 言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。它以写花妖狐魅、畸人异行著称于世。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,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,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,构成《聊斋志异》的独特风格。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,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。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。

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(1640),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;字留仙,号剑臣,别号柳泉居士;山东淄川县(今淄博市淄川区)蒲家庄人。他的家族,明万历以来也曾“科甲相继”;但至蒲松龄时代,“为寡食众,家以日落。”(《述刘氏行实》)分居后,蒲松龄“数椽风雨之庐,十亩荆榛之产;卖文为活,废学从儿;纳税倾囊,愁贫任妇。”(《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》)十九岁,“初应童子试,即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,补博士弟子员。”(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)此后则屡挫于乡试,以岁贡终老。他一生,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,均设帐于缙绅之家;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,设馆三十年,七十岁才归老家居。七十六岁辞世。

蒲松龄出生前一年,即崇祯十二年正月,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破济南,积尸盈城;血腥洗劫殃及齐鲁。崇祯十七年,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,建立清王朝,镇压各地抗清力量;压城黑云弥漫全国。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,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。清初,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,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。历史的灾难、时代的思潮

以及个人的遭遇,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,必然有所影响。蒲氏狂痴招尤,孤愤著书,正是时代使然。其思想积极用世,憧憬仁政;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“念民膏”,刑名出入应当“得民情”,工役兴作应当“惜民力”。(代孙蕙作《放生池碑记》)黑暗的现实虽然“罔念夫民命”,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“利民济物”的理想。他睥睨邪恶,摆脱世俗的羁绊,追求心灵的自由,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《聊斋志异》。

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,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。《聊斋志异》有不少篇目,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。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“齐地大乱”、“济南大劫”,清初的“姜瓖之变”、“三藩之乱”、“谢迁之变”、“于七之难”,《聊斋志异》都曾触及,虽然含蓄迷离,但都倾向鲜明:诅咒兵连祸结,悼念受害人民。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,《聊斋志异》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,斥之为“强梁世界”(《成仙》)。在这个社会里,“天子一跬步,皆关民命”(《促织》);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(《席方平》);高级官僚恶德满盈(《续黄粱》),下级官吏鄙琐贪婪(《梅女》),衙门公役则“无有不可杀者”(《伍秋月》);至于地方豪绅,更是依财仗势,横行乡里。《聊斋志异》刺贪刺虐,全无畏忌。

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,以强化其政治统治。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,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,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,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。《聊斋志异》有相当数量的篇目,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。司衡无目,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,不谙德业文章,无能识别真才(《司文郎》、《贾奉雉》)。学官贪冒,则不仅“学使之门如市”(《神女》),而且“考弊司”竟定例割髀肉为贄(《考弊司》)。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,心无愧耻;倖进者则高官厚禄,作威作福(《续黄粱》),失意者则嗒然若死,如饵毒之蝇(《王子安》)。蒲松龄晚年诗作《历

下吟》写省城试士的丑态,不禁慨叹:“此中求伊周,亦复可惻怛。”《聊斋志异》抨击科举的作品,也都流露出此种惻怛的心情。

《聊斋志异》各类题材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审美追求,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。在蒲松龄那个时代,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都开始动摇,“甚至骨肉之间,亦用机械,家庭之内,亦蓄戈矛”(《为人要则》)。《聊斋志异》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,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礼教的主要力量。封建社会鄙视妇女,《聊斋志异》却以大量篇目,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,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。例如:颜氏之才,乔女之德;翩翩之仙,葛巾之神;婴宁的天真,蕙芳的纯朴;素秋的淡泊,黄英的通达;娇娜的洒脱,青凤的痴情;等等。她们人各一面,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。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,《聊斋志异》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,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。作品认为:“礼缘情制;情之所在,异族何殊焉”(《素秋》);“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,不以妍媸易念也”(《瑞云》)。作品呼唤真情,反对“以礼节情”,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,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。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,因而确认男女婚姻,“此自百年事,父母止主其半”(《青蛙神》)。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;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,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。蒲松龄的审美情操,的确高人一等;纵然杂有些微糟粕,毕竟瑕不掩瑜。

《聊斋志异》近五百篇,举凡天上人间、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,鸟兽虫鱼、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,民俗风习、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,都在包罗之列。以上所述,仅其荦荦大者。

《聊斋志异》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,前人称它为“空前绝后之作”。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、唐之传奇,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。它的艺术成就,既是蒲松龄借

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,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。

作为“孤愤之书”,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,为《聊斋志异》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。作者在创作时,往往驰想天外,神与物游:“遄飞逸兴,狂固难辞;永托旷怀,痴且不讳。”(《聊斋自志》)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,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。在各类作品中,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,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;既有口诛笔伐,也有幽默讽刺。诸般幻异故事,都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。《聊斋志异》的问世,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,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,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艺术创新。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,他不仅“用传奇法,而以志怪”,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。其《聊斋自志》谓:“披萝带荔,三闾氏感而为骚;牛鬼蛇神,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,不择好音,有由然矣。”《聊斋》为文,狂狷傲世,不遵矩度,盖亦步武楚骚,直抒胸臆,不择好音。《聊斋志异》每于篇后仿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,添加“异史氏曰”论赞一段,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地表达出来。全书有“异史氏曰”近二百则,为数之多,用意之深,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。这一形式的采用,是对《史记》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。盖蒲松龄“长命不犹”、“仅成孤愤之书”与司马迁“意有所郁结”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,两者之间有其相通会意之处。鲁迅先生称《史记》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《聊斋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,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。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,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。

朱其铠

一九九二年二月

高 序

志而曰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。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为善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风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，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鹞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闾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，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《诺皋》、《夷坚》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慝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肸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冢，《周官》资篡已也。

彼拘墟之士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鹭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彼彭生覩面，申生语巫，武曌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雋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；一厄继母，

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愤愤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迦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愤愤，人自愤愤故也。或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胶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偕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《齐谐》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卮言寓言，蒙庄嚆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而况勃窣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教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

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邨侯架上，何须兔册之常诠？余愿为婆娑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，如闻雷霆，奉一言，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踟躅，非尽矫诬也。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羝羊、桔矢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吾愿读书之士，揽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、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濡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菊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魑魍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？

康熙己未春日谷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唐 序
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马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夫人以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曰，此其常也，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昆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，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？夫闻见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闻见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“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”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腹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蚁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见闻之不同者，盲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风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之词了之，而齐谐志怪，虞初记异之编，疑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尽删怪神哉！

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载记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今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

无论常怪,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食星陨,鸛飞鸛巢,石言龙斗,不可谓异;惟土木甲兵之不时,与乱臣贼子,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,其论断大义,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,足以开物而成务;正如扬云《法言》,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,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聊斋自志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^①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^②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^③。松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^④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^⑤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^⑥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^⑦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^⑧。久之，四方同人^⑨，又以邮筒相寄^⑩，因而物以好聚^⑪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^⑫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^⑬。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^⑭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耶^⑮？然五父衢头，或涉滥听^⑯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^⑰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^⑱。

松悬弧时^⑲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^⑳，偏袒入室^㉑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^㉒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^㉓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^㉔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^㉕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^㉖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^㉗。茫茫六道^㉘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^㉙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^㉚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^㉛！

康熙己未春日^㉜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① “披萝”二句：意谓被服香草的山鬼，引起屈原的感慨而用骚体把它写入诗篇。披萝带荔，《楚辞·九歌·山鬼》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薛荔兮带女萝。”写山鬼以薛荔为衣，以女萝为带。薛荔，也叫木莲；女萝，一名松萝，两者均指香草。三闾氏，指屈原。屈原（约前 340—前 227），名平，战国时楚国伟大诗人，出身贵族，曾做过三闾大夫，掌楚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之事。骚，以屈原《离骚》为代表的一种文体，也称“楚辞体”；这里指屈原的《九歌》。

② “牛鬼”二句：意谓牛鬼蛇神俱属虚荒诞幻，李贺对此却嗜吟成癖。长爪郎，指李贺。李贺（790—816），字长吉，唐中期诗人。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：“长吉细瘦，通眉，长指爪。能苦吟疾书，……”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论其诗云：“鲸吸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”

③ “自鸣”三句：意为发自胸臆之作，皆不迎合世俗喜好；屈原、李贺抒愤之作都有各自的因由。天籁，自然界的音响，语出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这里以之借指发自胸臆的诗作。好音，好听的声音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食我桑椹，怀我好音。”这里以之指世俗所崇尚的“正声”、“善言”。有由然，有一定的原由。以上七句举屈原、李贺为例，说明描写鬼神的虚荒诞幻之作，大都寄寓作者的哀愤孤激，并非以动听的言辞迎合世俗喜好。

④ “松落落”二句：意谓我蒲松龄孤寂失意，犹如一点微弱的萤火，而冥冥之中，精怪鬼物却争此微光。松，松龄，作者自称。落落，疏阔孤独的样子。左思《咏史》：“落落穷巷士，抱影守空庐。”秋萤，即萤火虫，秋夜飞舞，发出微弱的亮光。此指作者凄凉、卑微的处境，好似秋萤。魑魅，与下文“罔两”，都指精怪鬼物，见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注。晋裴启《语林》载，嵇康一天夜晚灯下弹琴，忽见一人“面甚小，斯须转大，遂长丈馀，单衣革带。嵇视之既熟，乃吹灯灭之，曰：‘耻于魑魅争光。’”这里化用其意，以魑魅与之争光，反衬作者与世俗落落寡合。

⑤ “逐逐”二句：紧承上句，言自己随俗浮沉追逐名利，却落得被鬼物奚落汕笑。逐逐，竞求，指逐利。《易·颐》：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。”野马之尘，即浮游的尘埃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”成玄英

疏：“青春之时，阳气发动，遥望蕞泽之中，犹如奔马，故谓之野马也。”此以之喻污浊的现实社会。罔两见笑，为鬼物所讥笑。《南史·刘稹传》附《刘损传》：“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，少而贫薄。及长，历位尚书左丞、少府、武陵太守，贫窶尤甚。常在家慨然召左右，将营十一之方，忽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。伯龙叹曰：‘贫穷固有命，乃复为鬼所笑也。’遂止。”

⑥ “才非”二句：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干宝，但却像他一样非常喜爱搜集神怪故事。干宝，字令升，东晋文学家，“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，为《搜神记》。雅，甚，颇。

⑦ “情类”二句：言自己的心情如同当年贬谪黄州的苏轼，也喜欢听人妄谈鬼怪。类，类似，近似。黄州，指苏轼。苏轼（1036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宋代文学家。因反对王安石新法，以“谤讪朝廷”罪，贬谪黄州（今湖北黄冈县），任团练副使。在黄州时，他每日早起，不招客来，即出外访客，相与纵谈，客人有无可谈者，便强使其谈鬼；如有推脱，他便说“姑妄言之”。见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上。

⑧ “闻则”二句：言听到鬼怪故事，就提笔记录下来，于是汇编成书。成编，即成书。编，串联竹简的皮筋或绳子。古无纸，将文字刻在竹简上，编串起来就是书。

⑨ 同人：这里指有同好的友人。

⑩ 邮筒：古人邮寄书信、诗文所用的圆形管筒。

⑪ 物以好（hào 浩）聚：言谈鬼说怪的故事，由于自己的爱好而收集起来。以，因。好，爱好。

⑫ “人非”二句：言人物虽在中原地区，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，却往往比边远蛮荒地区所发生的更为奇异。化外，教化之外，指封建教化所不及的边远地区。断发之乡，指古吴越地区，即今江苏南部、浙江、福建一带。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：“大伯端委，以治周礼。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。”断发，“断发文身”的省语，指剪断长发，身刺花纹，此为古吴越水乡的习俗；据说是为避免鱼龙伤害的防护措施，见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《集解》引应劭说。

⑬ “睫在”二句：言眼前所发生的怪事，竟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为离奇。睫在眼前，极言其近。睫，眼睫毛。飞头之国，传说中人头会飞动的国度。

《酉阳杂俎·境异》：“岭南溪洞中，往往有飞头者，故有飞头獠子之号。头将飞一日前，颈有痕，匝项如红缕，妻子遂看守之。其人及夜状如病，头忽生翼，脱身而去，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，将晓飞还，如梦觉，其腹实矣。”类似的传说，还见于《酉阳杂俎·境异》所引《王子年拾遗记》。

⑭ “遄(chuán 船)飞”四句：言意兴超逸飞动，狂放不羁，在所难免；心志寄托久远，如痴如迷，也无须讳言。遄，速。飞，飞动。逸兴，超逸豪放的意思。唐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遥襟俯畅，逸兴遄飞。”狂，狂放。旷怀，开阔的胸怀。痴，痴迷。讳，讳言。

⑮ “展如”二句：言那些崇实尚礼而鄙夷狂痴的人，能不因而见笑？《诗·邶风·君子偕老》：“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”朱熹注：“展，诚也。”胡卢，一作“卢胡”，笑，笑声。《孔丛子·抗志》：“卫君乃胡卢大笑。”

⑯ “然五父”二句：意谓然而在五父衢头所听到的，或者是些无稽的传闻。衢，两路交叉、可通四方的路口。五父衢(qú 渠)，衢名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：“季武子将作三军……祖诸五父之衢。”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：“五父之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，鲁城内衢道也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，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因此孔子母讳言叔梁纥葬处，孔子母死后，无法合葬，“乃殡五父之衢，盖其慎也。”这里或暗指此事。

⑰ “而三生”二句：言类似三生石上的故事，却颇可使人悟识因果之理。三生，即“三世”。佛教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即前生、今生、来生为“三生”或“三世”。见《增一阿含经》和《品类足论》。传说唐代李源与圆观和尚十分友好，圆观悟识佛家因果，预知自己来生将做牧童，因而约请李源在他死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。李源依约而往，在寺前听一牧童唱道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异性常存。”李源便晓得牧童就是圆观的托身。见唐袁郊《甘泽谣·圆观》。后人遂附会此事，把杭州天竺寺后的山石指为“三生石”；诗文中也以“三生石”代指因缘前定。前因，前生。因，梵语意译，这里指因缘。

⑱ “放纵”二句：意谓所言虽然恣意放任，但也有可取之处，不能一概因人废言。放纵，放任，不循常轨。概，一概，全部。

⑲ 悬弧时：出生时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子生，男子设弧于门左，女子设帨

于门右。”弧，木弓。在门左挂一张弓，表示男孩长大成人习武学射。

㉔ 先大人：指亡父。先，称已死的人为“先”，一般用于尊长。病瘠瞿昙（tán 谈）：病瘦的和尚。瘠，瘦弱。瞿昙，梵语也译为“乔答摩”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姓氏，原以代指释迦牟尼，后为佛的通称。这里指佛门僧人。

㉕ 偏袒：和尚身穿袈裟，袒露右肩，称“偏袒”。《释氏要览·礼数》：“偏袒，天竺之仪也。……律云，偏露右肩，即肉袒也。律云，一切供养，皆偏袒，示有便于执作也。”

㉖ 果符墨志：意为自己出生后乳旁有一黑痣，果然与其父之梦相符。言外是说，自己就是那个病瘦的和尚转世。

㉗ 长（zhǎng 掌）命不犹：长大之后，命不如人。《诗·召南·小星》：“实命不犹。”不犹，不如别人。犹，若。

㉘ “门庭”四句：意为门庭冷落，好像和尚清贫幽居；笔耕谋生，如同和尚持钵募化。凄，底本作“栖”，据青柯亭刻本改。笔墨之耕耘，指为人作幕宾、塾师，以谋生计。《文选》载梁任昉《为萧扬州荐士表》：“既笔耕为养，亦佣书成学。”萧条，形容秋日万物凋零的景象，这里借喻自己的清苦和孤寂。钵，“钵多罗”的省语，梵语音译，也称“钵盂”，和尚食器。和尚外出，只携一瓶一钵，沿途向人募化；瓶用来饮水，钵用来盛饭。

㉙ 面壁人：这里泛指和尚。面壁，佛教指面对墙壁静修。相传佛教禅宗始祖达摩初来中国，住少林寺，面壁而坐九年，终日默默无语。详见《五灯会元》卷一。后因以“面壁人”指和尚。

㉚ “盖有漏”二句：意为由于前身业因，而流转生死，不能归于空寂而成佛升天。漏、根、因，都是梵语意译。佛教称烦恼为“漏”。有漏，指不能断除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）烦恼，不能归于空寂。根和因，都是佛教名词，指能生成或引起果报的根本原因。人天，人间天上；这里指由僧人修炼成佛。果，果报，梵语意译，今译“异熟”，泛指依思想行为而得的结果。有什么因，便得什么果；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。《景德传灯录》二：“（梁武帝问（达摩）曰：‘朕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，度僧不可胜记，有何功德？’师曰：‘并无功德。’帝曰：‘何以无功德？’师曰：‘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’帝曰：‘如何是真功德？’答曰：‘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

德，不以世求。’”

② “而随风”二句：言我却像随风的落花触着藩篱落到粪坑旁边，转生人世，身为贫贱。藩，篱笆。溷(hùn混)，粪坑。《梁书·范缜传》：“初，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。子良问曰：‘君不信因果，世间何得有富贵？何得有贫贱？’缜答曰：‘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’”

③ 六道：佛教指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饿鬼道、畜牲道、地狱道。《法华经·序品》：“六道，众生生死所趣。”佛教认为众生根据生前善恶，在这“六道”里轮回转生。

④ “子夜”四句：言半夜灯光，昏暗欲灭；书斋清冷，桌案似冰。荧荧，微弱的灯光。蕊，灯花，灯油将尽灯芯则结灯花。萧斋，清冷的书斋。唐代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中：“梁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一‘萧’字，至今一‘萧’字存焉；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，匾于小亭以玩之，号为‘萧斋’。”这里“萧”字，有萧条冷落的意思。瑟瑟，犹瑟缩，寒冷。

⑤ “集腋”四句：意为积少成多，搜集狐鬼故事，狂妄地想把它当作《幽冥录》的续编；把酒秉笔，写下这部志怪之书，意在寄托心志，发抒胸中愤懑。《意林》引《慎子·知忠》：“粹白之裘，盖非一狐之腋也。”后以“集腋成裘”喻积小成大，积少成多。腋，指狐腋皮毛，极为珍贵。裘，皮袍。妄，狂妄，意为不自揣才力。幽冥之录，即《幽冥录》，南朝宋刘义庆著，是一部记载神鬼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。浮，罚人饮酒；白，罚酒用的大酒杯。浮白，此泛指饮酒。载笔，持笔写作。孤愤之书，《韩非子》有《孤愤》篇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，韩非“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……十余万言。”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谓韩非《孤愤》篇是发愤之作，因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

⑥ “惊霜”六句：为作者愤慨语。意为自己像栖树无温的霜后寒雀，得不到世间温暖；又像依栏悲鸣的月下秋虫，凄凉孤寂，只有到梦魂中去寻求知己了。惊霜，因霜落而惊秋天的到来。抱树，犹言栖树。秋虫，如蟋蟀之类的